

疗毒走黄验案二则

戈 学 渊 整 理

先祖父戈登勋，字伯轩（1887～1965年），系我县名老中医，业医六十余载，对疮疡重症的治疗，颇有独到之处。现将其晚年主治的疗毒走黄案例二则介绍于下：

案一：曹××，女，32岁。1963年7月6日初诊。于三天前夜间，查觉左口角上方出现一粟粒状紫黑色小疮，微痒微痛，乃掐破疮头，挤出紫色血水少许。翌晨，遂觉该处肿胀麻木，伴寒热头痛，周身不适。经西医治无效。遂转请祖父诊治。

诊见：左口角上方有一约核桃大小黯紫色疔肿，高突坚硬，周围肿势弥漫，上至眼睑，下至颌颈。恶寒壮热，头痛昏晕，心烦口渴，但不欲多饮，呕恶厌食，便秘溲赤，舌红苔黄微腻，脉浮数而滑。此外感风热邪毒，凝聚颜面而成锁口疔，因掐挤致疮毒扩散，大有入营攻心之势，但表证未罢，仍宜疏风透邪，清热泄毒，冀其表里双解。方用牛蒡解肌汤合五味消毒饮加减：牛蒡子12克，薄荷叶9克，生栀子9克，净连翘12克，夏枯草12克，牡丹皮12克，金银花18克，野菊花12克，紫地丁12克，蒲公英12克，冬葵子12克，子黄芩12克，生大黄9克（后下）。水煎频服，日服一剂。另予蟾蜍丸3粒（每粒0.6克）包于捣烂之葱白内，温开水送服，日二次，服后盖被微取汗。外治：局部常规消毒，用三棱针于疮顶直刺约0.4厘米深，见有少许紫黑血水渗出，将一厚0.2厘米、宽0.5厘米之蟾蜍片一端剪成楔状，置白酒内浸泡约半分钟（刚浸透为度）后取出，顺所刺针孔插入疮内，外搽麝香化腐丹，再以黄连软膏敷盖；余肿胀处，用食醋调如意金黄散成浓汁状，时时涂抹，不使干涸。

7月8日，体温降至37.8℃，病情渐缓，

治仍同前。

7月9日下午，因家事与其爱人发生争吵，至深夜突发寒战，继而高热40.5℃，头痛剧烈，烦躁不安，迅即精神恍惚，言语不清，渐至神昏谵语，循衣摸床。查舌色深绛，苔焦黄而糙，脉沉实弦疾。此因恼怒而致邪毒内陷心营，急予清心开窍、凉营解毒，针刺十宣出血，灌服安宫牛黄丸2粒（每丸重3克）。以清营汤加减：犀牛角6克（磨汁兑服），生地18克，元参12克，银花12克，连翘12克，黄连9克，丹皮12克，麦冬12克，生石膏60克（先煎），生大黄9克。水煎急服。另将生绿豆250克用温开水浸透后，磨浆频频灌服。

7月10日，体温39℃，谵妄止，但仍昏昏然，时有躁动，面颌肿势复现增长，疮面干燥无液。疮面另换蟾蜍片插入，余治同昨日。

7月11日，体温38℃，昨夜排大便一次，睡眠尚安，今晨神志转清，进食稀粥少许，局部肿胀又现减退，疮面有少量渗液。内服五味消毒饮合黄连解毒汤加减，停用生绿豆浆，嘱进食稀绿豆粥。

7月13日，体温37.3℃，烦渴已止，胃纳渐佳，溲便皆可，唯尚觉轻度昏晕，舌红苔薄黄，脉细数微弦。疮面出现脓腐，周围与正常组织分界明显，余处肿胀显著消退。内治仍以清热解毒为主，略加益气养阴之品，以托毒外出，方用五味消毒饮加生黄芪12克，麦门冬12克，粉丹皮12克，生石膏24克。水煎服，日一剂。疮面掺拔毒去腐散，盖黄连软膏，停用搽抹药。

7月17日，疮面脱落一蚕豆大小之脓腐组织，疮底有少许淡黄脓液，疮周仅余轻微肿胀。疮面掺拔毒生肌散，盖敷生肌玉红膏，每

日换药一次,仍以五味消毒饮煎缓缓服之。又经一周余,疮面愈合,病愈出院。

案二:肖××,女,39岁。1964年8月15日初诊。三日前晨起发觉右肩有一绿豆粒大小之黯红丘疹,微痒不适,掐破后挤出少许酱紫色血水。下午,该处即现肿胀,伴寒热头痛。经乡村医生治疗三日不效,遂请治于祖父。

证见:寒战高热,体温40.3℃,神识昏愤,常现谵妄,肢体时有掣搦,面色潮红,鼻干唇焦,呼吸急促,气息臭秽,周身汗出,胸腹四肢散布多个紫色斑点,压之不退色。三日未大便,腹部胀满拒按,时有呕恶,小溲短赤,色红绛而干,苔焦黄而糙,脉洪大弦数。右肩部有一1.5×1.2厘米之凹形疮面,上结焦痂,疮周有多个紫黑色小水泡,疮之基底坚硬,患侧颌颈、胸背、臂肘皆漫肿。此外感暑热疫毒,发为痄疗,因掐挤而致邪毒扩散,入营血,攻脏腑,内陷心包,且现肝风欲动之兆,实气营两燔之走黄重证。急以泄热解毒、清营凉血、清心开窍为治,针刺十宣出血,灌服安宫牛黄丸6克,方用清瘟败毒饮合调胃承气汤加减:生石膏60克(先煎),生地黄24克,犀牛角6克(磨汁兑服),川黄连9克,生栀子9克,黄芩9克,知母12克,赤芍12克,丹皮12克,元参15克,连翘12克,人中黄9克,生大黄12克(后下),元明粉18克(冲)。水浓煎。另磨生绿豆浆,与煎剂交替灌服。外治:用三棱针于疮面中心刺入约0.6厘米,插入一楔状蟾蜍片,余同案一7月9日法。

翌日,热势略减,体温39.2℃,未再发寒战,神识稍清,但头痛烦躁,口渴引饮。予万氏牛黄清心丸3粒,早中晚分服;内服煎剂同前。当晚排便一次,初为黑褐色干结燥屎,后为焦黄臭秽之稀粪,便后腹部胀满顿减,呕恶停止。

8月17日,体温退至38℃,病势渐缓。舌红苔黄,脉象滑数。疮面出现少量紫色渗液,周沿水疱塌陷,出现一圈裂纹,漫肿开始消退。去犀角、元明粉、人中黄,加金银花15克,甘草7克,大黄减为8克,生石膏减为30克,牛黄清心丸改为日服二次。

8月19日,体温37℃,进食增加,口不觉渴,大便日一行,质软色黄,溲淡黄而清。疮面渗液增多,周沿裂纹加深,漫肿显著消退。续予清热解毒,佐以益气托毒。方用五味消毒饮去紫背天葵,加连翘、丹皮、黄芩、黄芪、生石膏等。停服牛黄清心丸及生绿豆浆,改食绿豆粥。疮面改掺拔毒去腐散,敷盖及搽抹药同前。

8月24日,疮面脱落一杏核大小之焦黑腐肉,疮底有少量稀薄脓液,疮周仅余轻度肿胀,此后处置同案一,换药一周余,疮面愈合。

按:疔毒走黄,证多凶险,易致危殆。祖父诊治该症,除能着眼全局、重视辨证外,其具体治法亦有一定特色,如对表证未罢者,常用蟾蜍丸发汗驱毒;对邪毒攻心者,多用生绿豆浆清热护正(其传授曰:该品味甘性凉,功能清热解毒、生津益胃、定心安神,惟气味颇腥,常人服之易致呕恶,但疔毒邪热内攻者服之,反觉清凉解渴)。疮顶刺插蟾蜍片一法,一般医籍皆言疔疮未成脓前忌用刀针,以防邪毒扩散。祖父倡此针刺插药一法,似悖常理,然既走黄,邪毒则必已扩散,局部组织多呈干性坏死,虽未成脓,却已腐败(针刺时无痛感,仅有少许黯紫血水渗出为证),刺之有何不可?唯在适当掌握其深度,勿使刺伤好肉而已。蟾蜍辛温有毒,《神农本草经》载:其功能“去邪气,破坚血”、疗“痛肿”。《本草纲目》谓:其能“治发背疔疮,一切恶肿”。现代医学认为其具有强心、升压、抗炎、解毒作用。祖父尝言其功能为以毒攻毒,疗痈疽疔毒、恶疮大症,效远胜麝香。对局部软组织呈干性坏死者采用插入一法,尤能更好发挥其拔毒除腐之功效。

附方

- (1) 蟾蜍丸:系按“外科正宗”方自制。
- (2) 蟾蜍片:于端午节前后,捕捉蟾蜍,用特制铜夹将其肩间白色分泌液压出,拌以少量雄黄粉,轧成薄片,阴干备用。
- (3) 麝香化毒丹:(家传方)麝香3克,红升9克,轻粉9克,冰片4.5克,共研极细末。
- (4) 拔毒去腐散:(家传方)红升9克,轻粉9克,熟石膏18克,冰片4.5克,研极细末。
- (5) 拔毒生肌散:(家传方)轻粉10克,熟石膏50克,炉甘石50克,海螵蛸50克,冰片3克,研极细末。